

#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第一册 (下)

WAIGUO  
XIANDAIPAI  
ZUOPINX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袁可嘉 董衡巽 郑克鲁选编

#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第一册 (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何礼蔚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第一册

袁可嘉 董衡巽 郑克鲁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625 插页4 字数650,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078·3161 定价：2.85元

(上下共二册)

## 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文学兴起于本世纪初，极盛于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德、美等国。“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一词的出现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在1901年法国巴黎举办的玛蒂斯画展上，有的说是在1911年德国《暴风雨》杂志的绘画评论上，后来在1914年引入德国文学界。它首先出现于绘画界，是对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画派的反拨。表现主义者不满于印象主义者注重外在的客观事物(如光与影)的描绘，要求突破事物的表相表现事物内在的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要求突破对暂时现象的抒写而展示永恒的品质或真理。他们深受康德的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强调描写人们的主观世界、直觉和下意识，用特殊手法来反映现实世界。

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是欧洲表现主义的先驱人物，他的三部曲《去大马士革》(1897—1904)是欧洲最早出现的表现主义戏剧，它以独白的形式描写人与命运、与异性、与教会、与自我的搏斗。著名的《鬼魂奏鸣曲》(1907)让死尸，亡魂和活人同时登场，对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与人互相倾轧的关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表现主义文学在二十年代的德国得到巨大的发展，在诗歌、小说，特别在戏剧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左翼表现主义者的作品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激情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虽然它们也有散布和平主义思想等等缺点。盖欧尔格·凯撒 (Georg Kaiser, 1878—1945) 的《珊瑚》(1918) 和《煤气》(1920) 对资本主义剥削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从清晨到午夜》(1916)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主宰一切的罪恶。恩斯特·托勒 (Ernst Toller, 1893—1939) 的《群众与人》(1921) 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暴力；向往革命，但又摇摆于暴力与和平之间。

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是表现主义在小说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审判》(1914) 对奥匈帝国统治下人民生命、权利的毫无保障以及官僚制度的腐朽作了相当深刻的暴露。《变形记》(1916) 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变为物的非人化现象及其后果。他的短篇小说《地洞》描述了一个动物为了保存它的食物而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难以自保的处境。

捷克作家卡莱尔·恰佩克 (Karel Čapek, 1890—1938) 的剧本《万能机器人》(1920) 讽刺了资本主义机械文明的弊病，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

二十年代初，欧洲表现主义浪潮波及美国，产生了

一批令人注目的戏剧，其中以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 1888—1953) 的《毛猿》、《琼斯皇帝》、《奇异的插曲》和《悲悼》最为著称。《毛猿》通过一个轮船伙夫的遭遇具体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阶级无所归属的悲剧，但又抽象地象征人类(或某种原始力量)与命运搏斗的情景。《琼斯皇帝》用非洲黑人的鼓声和大段的内心独白写出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描绘了人类的恐惧。此外，如爱尔默·赖斯 (Elmer Rice) 的《加数机器》(1923)，约翰·霍华德·劳逊 (John Howard Lawson) 的《游行》(1921) 等，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著名剧作。

表现主义在艺术方法上有它自己的特征。由于表现主义者强调描写永恒的品质，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某些共性的抽象和象征，没有具体的姓名，即使有，也不过是作为一种符号来使用的；由于他们强调写内心活动、直觉和梦幻，他们采用内心独白、梦境、假面具、潜台词等手段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由于他们注重从作者的主观出发，把事物的实质“榨”出来，他们往往歪曲客观事物的形相。剧中人物常常是观念的象征，剧情离奇而且变化突兀，戏剧语言带有电报或梦呓的意味。从许多手法看来，表现主义可以视作戏剧领域的象征派。这个流派的创作方法对战后兴起的荒诞派戏剧有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袁可嘉)

# 鬼魂奏鸣曲

〔瑞典〕斯特林堡著

符家钦译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是瑞典杰出作家、戏剧家。他一生创作了六十二部剧本, 六十多种小说, 编为全集五十五卷。这位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一生都在贫病交迫中度过。他青年时代正赶上巴黎公社这个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时代, 他的早期作品具有非常明确的革命思想和对旧秩序的强烈反抗精神。他的《乌拉甫神父》(1872)、《红房子》(1879) 和《新国家》(1882) 都是现实主义作品, 对资产阶级作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但在以后年代里, 由于瑞典和欧洲的革命浪漫主义陷入低潮, 他自己半生潦倒漂泊, 横遭统治阶级的压制; 加之几次婚姻都以破裂告终, 落得妻离子散; 这些创伤使他越来越陷入变态心理, 后半生长期处于半癫狂的状态, 从而用叔本华、尼采、弗洛伊特的反理性哲学来看待社会和人生。他的后期作品都带有浓重的神秘悲观色彩, 把人

生完全写成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在他的眼里，人世间是一所疯人院，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欺骗，尔诈我虞。《鬼魂奏鸣曲》(1907)正是描写这种病态社会关系的早期表现主义代表作品之一。

在《鬼魂奏鸣曲》里，斯特林堡设计了荒诞的情节结构，象我国杰出小说《聊斋志异》一样，让死尸、亡魂和活人同时登场。它通过老人亨梅尔和木乃伊的一场戏，把登场人物几十年间的恩仇纠葛一一展示出来，把人欲横流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虎视眈眈的世相，刻划得淋漓尽致。在作者笔下，人间是一个罪孽深重、痛苦无穷的世界，在这里找不到贞洁的姑娘，找不到体面和忠诚，这类崇高美德只能到童话世界里去寻找。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你喝干我的血，就是我掐断你的咽喉。然而这位愤世嫉俗的作家也不让人感到万念俱灰。作者在戏的末了仍然祝祷在未来世界里会找到和煦的阳光，干干净净的家庭，正正派派的朋友，十全十美的爱情。因此我们不能把斯特林堡归入极端消极悲观的颓废派。

《鬼魂奏鸣曲》的成就，在于用一种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手法，通过离奇突兀的情节穿插，来彻底撕下资产阶级伪善的面纱，揭示它利欲熏心、嗜血成性的本质，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这种手法后来为许多表现主义者所取法。

作者把《鬼魂奏鸣曲》列为“小型剧”，是专为他自己经营的小剧场撰写的剧本。它在瑞典演出后曾经触痛了资产阶级的疮疤，因而遭到资本主义卫道士的猛烈攻击。但后来剧本终于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包括作



者的祖国瑞典在内)相继上演。1962年英国广播公司还把它摄成电视片,在欧美许多国家播映。

(符家钦)

## 人 物

老人

大学生

挤奶姑娘(幻象)

看门人的妻子

死人(生前为领事)

黑衣妇人(死人和看门人的妻子生的女儿)

上校

木乃伊(即上校的妻子)

“上校的女儿”(实际上是老人的女儿)

贵族(又叫斯堪斯戈男爵,已和看门人的女儿订婚)

约翰逊(老人的仆人)

本特森(上校的跟班)

未婚妻(白发老太太,原跟老人订过婚)

厨娘

女仆

乞丐

一所时髦住宅的一楼和二楼。舞台上只能看到楼房一角。

一楼尽头是圆形客厅，二楼尽头是阳台，阳台上有一旗杆。

客厅窗帘卷起、窗户打开后，可以看见一座白大理石的少妇雕像，雕像四周都是棕榈树，树上一片耀眼的阳光。靠舞台左边窗户上的花瓶里插满蓝色、白色和粉红色的风信子花。

在二楼角落的阳台扶手上，有一块蓝色丝织的鸭绒垫，一对白枕。舞台左侧的窗户都罩着白色的床单，这是一个明净的星期天的早晨。

舞台前方，在房子前面，有条绿色长凳。右边是一座公共喷泉。靠左侧的柱子上，贴满各种招贴。

舞台后方的左侧，是房子的正门。从门口望去，可以看见楼梯，白大理石楼梯上是黄铜的桃花心木栏杆。房外人行道上，靠门的两边摆着一盆盆月桂树。

从圆客厅所在房子的一角，可以看到一条小街道的侧面，这条小街道通到舞台的后方。

一楼正门的左方窗户外面，有一面斜挂着的镜子。幕升起时，可以听到远方几处教堂传来的钟声。

房门敞开着。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妇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楼梯上。看门人的妻子正在打扫楼梯的台阶；接着擦拭正门的铜门牌，然后给月桂树浇水。

柱子旁边的一辆车椅里，坐着一个老人在读报纸。他一头白发，一把白胡子，戴着眼镜。

挤奶姑娘从左边上场，拎着一网袋的奶瓶。她穿

一身夏季服装，脚上一双棕色鞋子，黑袜、白帽。她把帽子摘下，挂在喷泉龙头上，擦掉额上的汗珠，取下杯子来喝水，洗手，再把泉水当作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

汽船上的钟声，加上附近教堂风琴的低音调子不时传来，打破当前的静寂。

沉寂半晌后，挤奶姑娘完成了梳洗工作。这时大学生从左侧进来。他脸上一副失眠缺觉神色，也没有刮脸。他径直走到喷泉跟前。

静场。

**大学生** 我用一下杯子好吗？

〔挤奶姑娘紧紧握着杯子。〕

**大学生** 你喝过水了吧，喝过了吗？

〔挤奶姑娘瞧着大学生，一副惊恐的神色。〕

**老人**（自言自语）他在跟谁说话呀？我怎么什么也瞧不见。难道他疯了吗？

〔老人大感惶惑地仍然瞧着他们。〕

**大学生** 你干吗盯着我？我的样子讨厌吗？哦，明白啦。我一整宿没有睡觉，你大概以为我在通宵胡闹吧。（挤奶姑娘仍旧带着惊恐的神色瞧着他）我象个醉鬼吗？难道你闻到我酒味吗？（她的惊恐神色依然不变）哦，我明白了，我还没有刮脸哩。姑娘，给我点水喝，我应该喝口水啦。（停顿半晌）嗯，好的，得先跟你讲清楚才行。昨天晚上我一整宿都在照料受伤的人，给他们包扎伤口；昨天下午房子塌下来时，我正好在那里。现在你明白了吧。

〔挤奶姑娘把杯子涮一涮，倒杯水给他。〕

大学生 谢谢你。

〔挤奶姑娘没有反应。〕

大学生 (说话口气很缓慢)你帮我一下忙行吗?(停了半晌)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眼睛肿得厉害,你看得出来,可我不敢用自己的手擦眼睛,因为这双手通宵都在搬弄死尸,给伤口敷药。请你把这条手巾在清水里湿润一下,再帮我洗洗眼睛,行吗?求求你这位大善人,好吗?(挤奶姑娘迟疑一会,然后一一照办)谢谢你,好姑娘。(拿出他的钱包,挤奶姑娘摆手表示拒绝)啊,原谅我的轻率——我真还没有清醒过来——

老人 (向大学生招呼)对不起,我要跟你说句话。刚才听你说,昨天晚上那次事故你亲自在场,对吗?我正在读报纸上的报道——

大学生 啊,记者先生把事故经过都弄清楚了吗?

老人 弄清楚了。瞧,报上登出了全部经过,还登了你的照片哩;可是报上说,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把那位干得特别出色的青年学生名字打听出来——

大学生 (瞧瞧报纸)当真?那个青年学生就是我!嘿,嘿。

老人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大学生 你没有看见吗?

〔静默半晌。〕

老人 请恕我冒昧,我可不可以请教你的尊姓大名?

大学生 打听这个干什么?我不要别人替我宣传;一个人只要一出名,别人就会没完没了地嚼舌根,净说你的坏话。如今的世道就是贬低别人。总之,我不想得到任何报酬——

老人 你很有钱吧?

大学生 正好相反。我可算是一一文不名。

老人 等一等!我好象熟悉你的口音。我年轻时候有个口吃的

朋友，他不会说“艾酒”，他总是说成“艾—艾酒”。我一生认识许多人，说话结巴象他那样的只有他一个。今天又碰上你！我在纳闷，你跟我那位干批发买卖的阿肯霍兹先生是否沾点亲？

大学生 他就是我爸爸。

老人 命运真会捉弄人。我还见过你哩，那时你还是个小娃娃——不过那阵子你家的处境很凄惨——

大学生 一点不假。人家对我讲过，我一出娘胎，家里就弄得倾家荡产。

老人 确实是倾家荡产。

大学生 请问你老人家是怎么称呼？

老人 我的名字叫亨梅尔。

大学生 你就是——？对啦，现在我记起来了——

老人 你大概常常听你家里人提到我的名字吧？

大学生 正是。

老人 我敢说，他们讲到我时，准保是有点恶心？

〔大学生没有作声。〕

老人 啊，准是这样——我猜得出来！我敢肯定，家里人准会跟你讲起，是我害得你爸爸倾家荡产。干投机行当的傻瓜弄到倾家荡产时，照例要赌咒发誓说，是某某人害得他倾家荡产，其实他咒骂的那位老兄，只不过是没上这傻瓜的当而已。（半晌）事情的真相是，你爸爸诈骗了我一万七千克朗——这笔款子在当时，正是我的全部存款。

大学生 真正奇怪，同样一桩事情，从两个人嘴里讲出来怎么会截然不同。

老人 你认为我讲的不是真话？

大学生 我只能这样想。我爸爸一向不说假话。

老人 说得对，说得对。谁都认为自己爸爸从来不说假话。可是，要知道我也是个爸爸；所以——

大学生 那么，你打算跟我讲什么呢？

老人 你爸爸当时差点弄得一贫如洗，是我搭救了他。可他怎样报答我呢，是仇恨——刻骨仇恨那个他该深深感激的人。你爸爸要他全家人提起我名字就感到恶心。

大学生 也许这只能怪你的施舍使他感到丢脸，他才忘恩负义的，对吗？

老人 亲爱的先生，世界上一切施舍行为，都使对方感到丢脸的。

大学生 你想要我干什么呢？

老人 哦，我并不是跟你要钱。只请你替我做一两件小事情，我就会感到善有善报了。你瞧，我现在是个残废人。有人说，这怪我自己，也有人说，该怪我的爹娘。我呢，我倒宁愿怪生活本身。生活是个狡猾的圈套，你刚躲开这个坑，就会掉进下一个坑去。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就没法上楼梯，没法拉门铃的绳，所以，我只好说：“请帮帮我的忙吧。”

大学生 你要我做什么事呢？

老人 先请你把我的车椅推到那边去，让我看看海报。我想知道今天晚上剧院里演的什么节目——

大学生 （推着车椅）你没有雇佣人？

老人 我雇了，可是打发他去干别的差事了。他一会就回来。你是学医的大学生，对吗？

大学生 不是，我在学语言。到现在我还真没有打定主意，将来打算干什么——

老人 啊哈！你对算数有点门吗？

大学生 我懂一点点。

老人 好！你愿找工作吗？

大学生 当然，谁不愿呀。

老人 好极了！（读柱子上贴的一份海报）今天下午有场日戏，是《维尔基丽》<sup>①</sup>，上校跟他女儿要去看戏。他老坐第六排尽头。我让你坐在他们身边。你到那边电话室去订张票子，要第六排82号座位，行吗？

大学生 你要我今天下午去看歌剧？

老人 对。你就照我吩咐的办，准保你大有好处。我要让你得到幸福，财富和好名声。一到明天，你舍身救人的英勇行为就会被大家传诵，而你的鼎鼎大名就会身价十倍——

大学生 （向电话室走去）这真是莫名其妙的冒险。

老人 你会赌钱吗？

大学生 会。这正是我的悲剧。

老人 这也是你的幸运。你就照我说的办，快去打电话。

〔老人开始读报纸。穿黑衣服的妇人走到走道上来，跟看门人的妻子谈着话。老人听着，但观众听不清她们说话的内容。大学生走回来。〕

老人 电话打了吗？

大学生 打过了。

老人 你看见那所房子了？

大学生 看见了。我早就看见过了。昨天我打从这间房子走过，那时阳光正照着窗户。当时我就在想，这房子里的陈设不知道该多豪华、精美。我曾经对同伴说：“一个人只要在四层楼上有这样一套房间，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两个俊秀

---

① 维尔基丽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的婢女，专司巡行天下，挑选战死英雄，引导其英灵到天宫赴宴。

的孩子，再加上一年两万克朗的收入，那该多美。”

老人 你这样说过，你真是这样说的？嗯，那好；我也喜欢这所房子——

大学生 你是干房产投机的？

老人 嗯，对。可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投机——

大学生 你认识这房子里的人吧？

老人 每一个人我都认识。等你活到我这年纪，你也会全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什么人，他们爸爸的祖先又是什么人，而且你会发现，你跟这些人全都千丝万缕联结在一起。我今年八十了；可是谁也不了解我；不真正了解我——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人的命运——

〔圆形客厅的窗帘这时卷起来。可以看见客厅里的上校，他穿一身便服。他看了看温度计，就转身走进屋子，在大理石雕像前站住。〕

老人 你瞧，他就是上校。今天下午你的座位就挨着他。

大学生 他就是上校？我真不懂你出的什么主意。——简直象是神话——

老人 我的好先生，我这辈子才真是本神话书。尽管其中情节不同，但有一条线把它们穿在一起，象反复出现的主旋律一样——

大学生 那座大理石雕像是他的什么人？

老人 当然是他的太太。

大学生 他太太真有这样美吗？

老人 呃——一点不假。

大学生 请你讲讲她的故事。

老人 啊，我的好小伙子，我们可不该随便品评死去的人。我要是把真相告诉你，说上校打过他太太，说他太太因此溜了，



后来又跑回来，再跟他结了婚，而且她现在成了一具木乃伊，天天坐在那里，向她自己的雕像顶礼膜拜，你准会以为我在说胡话。

大学生 我真不明白你讲的这一大堆怪事。

老人 我早就知道你弄不明白。你再看那扇摆满风信子花的窗户。太太的女儿就住在那边。那位姑娘骑马出去溜跬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

大学生 那位正跟看门人的妻子说话的穿黑衣服的女人是谁？

老人 好，说起来话更长了。她就是楼上那位死人的——就是那边楼上，你瞧那白床单——

大学生 死人是谁？

老人 跟你和我一样，他是个人。可是，说也白说。你要是星期天生的孩子，那几分钟内你就会看见他走出门来，看看那面下半旗的领事馆旗。他生前是个领事，很喜欢克朗<sup>①</sup>、雄狮、装饰羽毛的礼帽、五彩斑斓的绶带——

大学生 你刚才说，星期天生的孩子，他们说，我出生那天正好是星期天——

老人 真的吗！你真是星期天生的人？我从你眼神里早就料到，你真是那种人物。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你能看得见。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大学生 我不知道别人到底能看见什么，可有时候——好了，别说这个吧。

老人 这一点我清楚。讲下去吧，你对我讲吧，这类事情我全明白——

大学生 好吧——譬如说，就说昨天那档子事。不知怎么，我觉

---

① 瑞典货币名。